

短篇傑作
小說素

鄭逸梅編著



上海文業出版社
局書版

●小說素目錄

無法投遞	天笑	紅蕉
我想蘇州		瘦鵲
願作鴛鴦不羨仙		枕亞
豆腐西施		雙熱
棲鳳生		小鳳
橘中樂		天台山農
邊荒恨蹟		指嚴遺稿
三個世界		胡寄塵
古井		卓呆
精神病		小青
一個解放的女子		少芹
歸來		烟橋
臨時疫院		天憤

兩難	枕綠
悔之晚矣	民哀
遺傳性	碧梧
某富豪之家庭	明道
古井波	豁公
試金石	綺緣
差謎	牖雲
玫瑰紅	菊高
女兒貌	吟秋
文學家	鈍鐵
左右難	王瀛洲
請假	范佩黃
殘餘之照片	逸梅

小說素

鄭逸梅編

●無法投遞

天笑 紅蕉

伯南坐在東亞旅館的露台上寫一封情書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少年頭上戴一頂草帽着一件綠色薄絨的大衣他的五官都生得很整齊一張嘴紅白像女子的櫻唇一般兩只眼睛也很媚可惜眼皮上有些凹陷大約夜來還沒有睡過現在他用着一枝金筆頭削的白來水筆在一張旅館用箋上寫一封信給一個女郎向他第三次求婚寫得很快只聽得他筆底下颼颼的響着精神都貫注在上面要想寫得格外婉轉些希望這封信寄去有些好消息傳來因為已經被他拒絕過兩次很難以為情的要是第二個人早已灰心不再痴想了他把信寫好了在信後面簽了名字讀了一遍覺得還滿意躊躇了一回決意爽爽直直再添了幾句道你究竟肯嫁我麼請你在三星期內答我我很希望你三星期以後勿再拒絕或者再用遊詞延宕否則我就與一個蘇州女郎結婚了他寫好這幾句把信封了投在露台旁邊一

只郵政箱裏精神到爽快了一些。護踴方步拿枝雪茄燃了走過去看幾個小孩子在廊裏跳舞遊戲。一個月以後他竟與一個蘇州女郎結婚了。但是因此引起了他的憂愁。所以六星期以後伯南坐在他家裏露台上雖然吸着煙看報神氣很閒適但是心裏常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在他心裏盤算。這件事情在他新婚燕爾的時代差不多一座黑雲隱隱翳翳的遮着他。每天坐在那裏常注意前面短牆外的一條路上也不是購枯黃的樹葉紛紛落下也不是瞧一個每天要逃學的學生却是瞧着有沒有郵差走過來。

伯南負氣與蘇州女郎蒨秋結了婚才知道拒婚的女郎璦靈早已在一個月以前離開上海到別處去了。伯南想或者他沒有收到我的信所以沒有覆信大約是如此了。伯南常常冥想着他萬一到了歐洲聽見了我的信竟仍舊用藍色信封寫覆信與我或者竟允許我的要求這信又被蒨秋瞧見了這便如何呢。

蜜月過了很快的光陰却又過了一月。伯南心裏又是憂慮又是恐嚇。飲食也漸減起來。他夫人很着急。一天早晨他夫人寫信去告訴他。姑母剛在寫的時候忽然窗外有郵差走過。伯南瞧見了立刻跑出去。

等郵差回過來問他要信。他夫人見他神色匆惶，也立刻跑出來問他什麼事。叫他快些進去。這道。每天在這時候早已到公司裏去辦事。你要等郵差來送信，我可以代勞。伯南聽了，很有些怒意，不自在的答道：「不干你這麼事。我那一天在這時候到公司呢？」他夫人聽了，很難受。兩條眉毛微微繃了一繃，心裏疑惑他丈夫對於自己不大信任，所以有厭惡的態度了。

伯南過後一想，覺得自己太唐突了，便給他賠不是，還常給他夫人讀戲劇脚本。與他聽自己的書信也。許他自由翻閱，但是心裏終怕懶靈有回信來，不幸給以秋曉見。家庭裏平空就要生出風波。所以時常防着郵差送藍信封的信來。每天早晨郵差送信來，他總非常注意。但是沒有一封是緊要的，都是些酬酢的普通信札。一封一封的白色信封，不能使他驚嚇。心裏一塊石頭慢慢的落下，戴了帽子，雇車到公司裏去了。

有一天他坐在書房裏想心事。他的夫人忽然跑進來，神色很不好看。手裏拿着一封藍色封套的信。伯南心裏別的一跳，暗想：他夫人已瞧見，不知要怎樣發怒。怎樣悲怨了他夫人跑過來道：「我想出去一跑，大約有兩天耽擱你允許麼？」伯南一想，不好了，他賭氣走了，心裏盤算着，還是允許他呢？還是不允許呢？

正在盤算着他夫人又催道怎樣快說罷一面很急促的聲音說着「一面眼淚便像斷線珠一般的落下來了。」伯南也急了問他究竟怎麼一回事何以你要出去兩天呢他夫人道「我的表姊病很重現在寫信來叫我去所以我想去住兩天。這信就是他寄來的。你瞧罷。」伯南就拿來一瞧果然不錯心裏才放寬不知不覺的笑了出來覺得自己神經過敏立刻允許他可以去住兩天。他夫人見他並不憂愁反而笑了並且很大意的允他住兩天。一些沒有惜別的意思心裏很不舒服疑他丈夫與自己並沒有深厚的愛情無精打采的走了出去。

再有一天伯南從公司裏回來瞧見他夫人在他書室裏對一封藍色信封的信哭着。他又是一急以為這一次可就糟了他一定瞧見了我的秘密。倘然實問我怎樣答付他呢。倒很覺躊躇的想了半天只得走進去安慰他夫人叫他不要哭問他究竟爲什麼傷心。他夫人道「可憐我的表姊前天死了。這信就是他病中寫的。現在已變做遺跡了。」伯南才知道這信還是上一回誤會的那一封並非他墮歡女郎琬靈寄來的情書。心裏倒又泰然了。

這幾天大家心境都不很好。伯南領他夫人出去散步到了垂晚回來遙見一個郵差在自己門前用力

掀着電鈴。後來見沒有人開門，便想回去。恰巧伯南走過來，遇見了他。手裏拿着兩封信，臉上很有些怒意。大約掀鈴掀得不耐煩了，所以如此。這兩封信，一封是藍色的，一封是白色的。這時候，以秋眼快，便接了過去。兩人走到屋裏，以秋就要想拆伯南道：『這是我的信，不容你瞧。』以秋見信面上的字筆跡娟秀，知道是出於女子之手，就不敢拆開，授給伯南。伯南面色立刻像了白紙一般，急得像宣告死刑的時候，一面忙着拆開來一瞧，果然是瓊靈寄來的。他信上寫着道：『伯南，足下頃聞足下與新夫人結婚了，新婚燕爾，一定很樂。我很欣喜，我願你好像是一個著名的戲子。新夫人是名家的脚本，一定輔助演成一本名劇呢。』瓊靈上言。』伯南讀了，心裏很快，面色才慢慢回轉來，便給他夫人去瞧。他夫人道：『他是何人？』伯南道：『他是一個女郎，實不敢瞞你。我在未娶你的以前，我與他却有一面之緣。但是現在已離別好久了。他夫人，心裏早有些明白，便故意搭訕道：『既然如此，怎麼喚我們做戲子和脚本呢？』』

伯南走進去，瞧見桌上還有一封信，就是一封白色信套的信。信面上的地址姓名還很清楚。旁邊還註着一行小字道：『無法投遞，請退還原處。原來怎封信就是自己從前寄給瓊靈的。果然沒有寄到，却還原封未啟。自己自從寄了這信，已遷居了兩次，所以到現在郵局中人才訪着地址，退回轉來裏面信上的。』

言語還沒有第二個人聽見。心裏覺得很懊喪。再一想，幸而魂靈沒有聽見呢。遂把這信撕得粉碎，投入火爐中去。以前的無限柔情化了一陣煙，吹散得乾淨。

●我想蘇州

瘦鵲

我雖是一個蘇州人，但我生長上海一個。舌子被上海白做了根據地，再也不能軟軟脆脆的說吳儂軟語了。就爲了這言語問題，我偶然在單本子小說後面版權所有下寫上了吳門周瘦鵲五字。一般人就起了懷疑，當我是假陸稿，假冒了真陸稿。荇牌子差不多要像我們中華民國的大國民對於日本非法提出的二十一條死不承認的一般其實我原也不妨做做上海人，何必定要做蘇空頭。只爲我的列祖列宗都是蘇州人，我當然也是蘇州人啊。

每年清明節，我或者到蘇州一次，往七子山去掃墓。有時事忙，不能到蘇州，便暗暗向祖宗告個罪，說對不起。今年不來了。每次到蘇州時，總覺得戀戀不忍回上海。任是觀前街橋人的黃包車鈴聲，也當做音樂般，怪好聽的。忍耐我衣食住的來源都在上海，不得不一百二十個不高興的回上海去。平日既不能常到我可愛的蘇州，就好似情人害相思似的，常要想蘇州了。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新婚第一年同老母和內子鳳君到七子山上墳去叫做甚麼上花墳我們上過了墳就一同爬山去採了許多紅的黃的野花亂插在衣上帽上鬢髮上彷彿變做了花蝴蝶。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七子山下的祖墳冬青和松柏團團圍住結成了一片亂綠母親指點着墓門口的一棵柏樹說二十三年前來葬你父親時這樹不過四五尺高如今卻長到二三丈高亭亭如蓋了我唯唯答應想怪不得我一個六歲小孩子如今也長得這麼長這麼大咧。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留園荷花池裏許多美麗的魚我曾把許多餅和桃花瓣兒拋在水面上看那些魚搶着銜去如今這池裏的魚可又多了幾條我倒在這裏暗祝他們多福多壽多男子呢。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西園中的大瀨頭橋據說有橋面那麼大我曾和鳳君在池邊立了一點多鐘腳立酸了仍不見他上來真上了那癩頭頂的大當。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那鬱玲琅琅的騾子我曾和天虛我生父子李常覺了悚淦小巢等騎着過山塘街騾夫跟在後面則則的喊着淦小巢是個胖子卻騎着一頭瘦騾我很替他們兩位仁兄擔心。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李公祠中的臨時狼虎曾大家搶蟹喫小蝶和他的老弟阿寶坐在兩廡茶几上。

喫蟹李常覺便調笑天虛我生說你是華太史你兩位令郎真像是華文華武啊大家都和着笑連口中嚼的蟹肉都噴了出來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觀前街采芝齋的脆松糕桂圓糖又甜又香上海竟買不到就是粽子糖也不錯記得往年曼殊上人給柳亞子的信中曾說不能騎驢子過觀前喫采芝齋粽子糖以爲是莫大恨事呢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虎邱山上的千人石我往時曾在那裏拍過照的不知道這千人石上春來又着了遊人幾多屐痕現在的頑石多極了可能請生公活過來說法使他們點頭麼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虎邱山上那座古塔他一輩子立在那裏可覺得厭煩不厭煩像他這樣閱盡興亡爲甚麼不開口向人說說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西施妝台和真娘墓想伊們生時到底有多麼美麗不要是歪嘴拐脚大麻子全是當時的史家和詩人們編着話在那裏騙我們啊

我想蘇州我總要想到……嚶嚶嚶要想的正多得很再想下去時可真要想出相思病來對不起我只得不想了

●願作鴛鴦不羨仙

枕亞

清秋時候。風翦裁金露珠滿。玉一庭秋海棠。花顏色。大佳。恰似妙齡女郎。人面薄施脂粉而嬌然作淺笑也。花盛開時。流馨遍庭院。院左有精舍一。一抹碧琉璃窗。障以蟬翼經紗。緣（緣字去聲）其端。貫以鉛索。朝暮可抽拽開闔。自如一日之晨。秋陽炫其嫩紅。自簷頭徐徐而下。煊染窗紗。直類紅雲一朵掩映。青天碧海間。爲狀亦殊媚絕。則有嬌娃一。嫋嫋自庭外來。玉立海棠花畔。瞥視兩兩黃衣瘦蝶。宿花夢醒栩栩。然比翼而飛。個女郎一寸芳心。波然微動。揮掌作扇欲撲之。而蝶聯翩過牆去。目送之。旣杳。乃迴眸低首。凝睇一叢花。厥觀眈眈含情脈脈。嬌小女兒家。殆癡癡然對花而起。審美的觀會。念阿儂顏色能勝秋棠也。否已而。瓠犀微露。蹙蹙而行。詣院左之琉璃窗下。將及而偃而僂而俯。循牆而狀似欲屋垣竊聽。甚麼者。有頃起伏窗從輕紗眼裏一張觀而窗內之笑聲作一聲聲喚絳雲姊妹。你又促促狹狹偷看阿嫂梳頭耶。絳雲亦自窗外笑曰。星哥你看嫂嫂底事。面龐兒紅甚。可是便宜嫂嫂。今朝儂已來遲。不獲見星哥。握嫂嫂髮學作梳傭也。於是所謂嫂嫂者。面乃益紅而絳雲已一笑而去。

絳雲同懷兄朗星。蓋亦著作家也。年方弱冠。文已馳名。雙星渡河之前五夕。與鵲湖華女士佩衛結自由

之婚。咏于飛之樂。絳雲弱星郎四歲芳年。二八貌楚楚。可人而其一寸芳衷。漸次於天真爛漫中。懷挾一絲綺想。此蓋觀感於兄嫂。燕好情狀。而然也。兄嫂新婚之第一宵。賓朋裙屐聯翩。扶醉入洞房。作鬧新之劇。絳雲亦置身其間。笑語阿兄。謂新嫂嫂端好。類嫦娥仙子。怪底少長雲集。圍住了廣寒之宮。爭以先覩容光爲快也。比客散夜過半矣。而絳雲貪看新嫂嫂。嫣然立牀下。欲與語。佩蘅畢竟。新嫁娘未免羞然。俯首弄裙。靜默如低眉菩薩星郎。視小妹之遲遲不行。竊竊恨其不解事。而又弗忍。忍以閉門之羹。無已。則頻頻屈日於案頭。報時之小金鐘。欠且阿曰。咳。已一句鐘矣。已一句又半矣。已一句三刻矣。然而絳雲置若弗問也。則且泥坐於嫂氏之旁。脫而視之。端詳上下。服曰。麗衣曰。香人面曰。美而麗。星郎至弗能耐坐立。皆弗知所盤旋。於室中。呵欠一遞一聲。不絕。幸而高堂阿母前來解圍。隔窗喚曰。阿雲。妮子直恁不識。不知夜深矣。賴在新房裏作麼生。可知今夕爲汝兄嫂佳期。卽子胡太不情。乃戀戀弗忍。去耶絳雲問母。呼恍然有悟。不覺耳熱。赧赧然疾趨而出。隨阿母歸寢矣。

寢而思之。兄嫂一雙。兩好真是一對兒。阿儂中表兄。歐陽秋水長儂。一歲少小。恆過儂居。青梅竹馬。相嬉戲。渠於客歲嘗於無人處。把儂臂也。道我與你恰是一對兒。儂初弗知。一對兒。卽夫婦之謂也。則竟應之。

曰。然。由。今。思。之。儂。悞。矣。儂。安。可。不。假。思。索。遽。應。之。曰。然。耶。今。後。秋。水。哥。哥。來。儂。羞。見。渠。矣。絳。雲。如。是。退。思。寐。乃。形。諸。於。夢。栩栩。然。化。身。爲。愛。情。叢。中。人。坐。伊。人。之。膝。而。消。受。其。甜。蜜。之。吻。也。夢。覺。朝。曦。上。窗。矣。便。起。弗。遑。梳。洗。遽。往。朝。其。嫂。氏。而。雙。肩。尙。掩。推。之。弗。開。屬。耳。而。聽。語。聲。絮。絮。約。略。可。聞。度。彼。一。對。兒。猶。雙。宿。洞。房。深。處。也。則。躡。足。處。而。退。微。晒。念。兄。曰。恆。夙。與。今。朝。何。晏。也。梳。洗。已。復。往。竊。窺。於。碧。紗。窗。外。則。見。阿。兄。眉。色。飛。舞。方。替。佩。衢。梳。頭。不。覺。失。聲。而。呼。曰。星。哥。梳。頭。亦。至。不。易。哥。弗。習。胡。以。能。妹。爲。哥。哥。庖。代。何。如。星。郎。爲。狀。忸。忸。弗。能。答。而。新。嫁。娘。佩。衢。更。窘。絳。雲。拍。手。呵。呵。塞。帷。而。入。嬌。喚。一。聲。新。嫂。嫂。前。握。其。髮。爲。之。綰。得。靈。蛇。雙。髻。而。去。星。郎。追。而。囑。之。曰。好。妹。妹。儂。懇。汝。千。萬。勿。饒。舌。向。阿。母。謂。阿。兄。替。嫂。嫂。梳。頭。也。絳。雲。故。故。急。之。曰。否。儂。必。以。告。星。郎。囑。益。堅。且。鞠。躬。爲。禮。絳。雲。笑。弗。應。竟。逸。去。然。畢。竟。爲。阿。兄。囑。弗。以。告。母。也。及。夕。絳。雲。寢。復。有。思。思。復。有。夢。夢。與。秋。水。伊。人。在。紅。毡。氍。毹。上。雙。拜。芙。蓉。帳。中。同。夢。蘇。蘇。然。如。飲。醇。醪。而。醉。矣。詰。朝。以。往。其。窺。聽。兄。嫂。也。日。益。頻。

七。夕。星。郎。與。佩。衢。做。李。唐。長。生。殿。故。事。乘。後。夜。半。無。人。之。候。比。肩。雙。拜。於。中。庭。指。雙。星。而。誓。曰。願。生。生。世。世。在。天。比。翼。在。地。連。枝。誓。已。小。立。階。前。相。將。指。點。萬。里。銀。河。瞻。望。一。雙。牛。女。星。郎。吻。其。妻。悄。喚。幾。聲。吾。愛。

可知天上雙星一年一度相逢。忒煞離長會短。何似我儂。永朝永夕。跬步不離。夜夜鵲橋。宵宵七夕。牛女試一撥雲下。矚還當姤且美耳。時佩蘅飲酒薄醉。蓋覺魂意能銷。人面紅。唇更饒。娥媚則倦倚。郎肩枕香。願而嬌然以笑。星郎彌復心旌蕩搖。則更笑而吻之。這一對兒。以爲當此深夜。安用顧忌。除非一天星月。鑒此旖風旖光耳。何意捉搵絳雲。是夜癡癡乞巧。故故遲眠。逆料兄嫂一對兒。度茲良夜。必饒韻事。乃潛身於望衡對宇之藏書室中。遂得聞觀。壹是弗禁。綺想縈迴。迨夫兄嫂一對兒。卻月歸寢。滅燭入帷。絳雲兀尙悄立於碧紗窗外。多時竊聽。個中人推敲詩句。悄度雙聲。時則秋蟲叫月。厥聲欲乾。清露上枝。海棠睡去。絳雲廢然出庭。去雖歸。寢殊不成寐也。翌晨起。入佩蘅妝閣。佩蘅方對鏡理妝。星郎坐案左。鋪牋握管。憶寫昨夜新詩。絳雲擅然入。星郎弗及藏其箋。即亦坦然示之。然而書未竟也。絳雲先快觀其半曰。

願作鴛鴦不美仙。我儂雙戴有情天。夜無長短春無價。月自盈虧夢自圓。醉索丁香花。粲舌羞籠豈。惹玉褰肩溫柔鄉。裏堪終老。顛倒紅情綠意邊。

藍橋成比鵲橋先。願作鴛鴦不美仙。牛女相看渾欲妒。歡儂一別每經年。雙修鮑福禽同命。大好因緣大勝天。記取香盟盟七夕。生生世世總纏綿。

贏得人呼小比肩。幾生修到福如天。化為蝴蝶甘同夢。願作鴛鴦不羨仙。睡態生姿花稱意。溫香抱夜如年。銷魂風味知深淺。看取眉峯明鏡前。

絳雲玩索情詞專。覺羞羞。視顏星郎偷覷之雙回。絳雲默然弗聲。擲葦於案。翩然逝矣。既去。星郎前撫細君香肩笑曰。絳雲妹子。殆爲詩思所撩撥矣。個妮子情已開天。會當諷阿母爲之早相攸也。語竟復就坐。續寫其未竟之詩曰。

氤氳得氣在春先。省識柔鄉別有天。羅襪香溫妃子步。枕函倦貼美人肩。貪銷風月何妨病。願作鴛鴦不羨仙。曳共秋花鬪顏色。海棠低首敢爭妍。

綠醉新醅倦欲眠。癡人一笑更嫣然。新詩細改數敲枕。好夢初回羞拾鈿。此味溫馨誰得似。昨宵風月拾無邊。青衫紅袖子飛樂。願作鴛鴦不羨仙。

此五章蓋轆轤體也。以彼絳雲玲瓏嬌小居處。無郎雅不宜誦此艷詩。既寓目矣。則雖全豹未窺。亦自有情未免。彼旣擲藥於案而逝。而無賴芳心劇生。綺想飯後適歐陽秋水翩然而來。絳雲匿不之見。平昔司空見慣。今朝底事於持蓋回味。偶郎『我與你恰是一對兒』之一語而已。應之曰。然於是心雖可。可意。

則羞羞弗欲面。個郎矣。入夜絳雲一顆心。癡癡然。榮迴於阿兄。願作鴛鴦之詩。遂爾展轉反側。亦如轆轤之轉。小姑心事。知何在。只在鴛鴦一對兒。

●豆腐西施

雙熱

唐人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可以想見西施之美矣。西施一名先施。見七發。又名夷光。見拾遺記。西施越產。浣紗於若耶之溪。有絕色。莊子西施病心而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瘠其里。夫西施捧心鄰女效顰。可見其平時一顰一笑。胥足爲美人之模範也。越謀滅吳。以西施進見者。莫不謂之神人。迨越兵入吳。吳王抱之以逃。吳苑范蠡取之而泛五湖。漢外戚傳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西施其然矣。以故數千年來。所謂美人何代蔑有。然其姓字後世鮮有稱道之者。獨於西施。迄今猶膾炙人口。雖野姥村娃。莫不知有西施。則是西施之美。必有超羣絕倫者在。故能垂艷名於千古。而其兩字芳名。遂得爲千百年來無數美人之代表也。今人喻美人之美者。不曰西施。即曰活觀音。觀音佛也。西施人也。觀音而與西施並稱。西施之艷名。宜其不朽矣。

豆腐西施者。賣豆腐者。女人以其美也。贈以芳徽曰豆腐西施。豆腐西施姓鄧。小家無雅字。其父母初無